

每一次的相聚,都是伤感的告别。我们每天都在告别,告别青涩,告别他人,告别好消息告别坏消息,告别此在,告别自我。

坐井观天

◇年轻时,我们折腾自己;年近迟时,我们折腾别人。当我们无法折腾时,我们也就成了无趣的和无足轻重的人。

◇我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。精心安排,手术刀一般准确,简单问题复杂化,往往会失去渴望中的意外与惊喜,往往你的旅行和每天的工作还有什么分别呢。

◇昨晚外出吃饭,问出租司机,你这车是两个人轮着开的吧。司机说,就他一个。我指着他的证件照问,那是你吗。他说是我呀,那是从前的我呵。照片上是个肥头大耳的男人,而我身边的司机西装革履,高大挺拔,麦肤色,很有些沧桑感。见我不吱声,司机倒来了兴趣,他放下手机,说那时我很胖是吗。他说你知道我怎么减肥的吗。跑步,健身,什么运动都没用,我是跳舞跳回来的。我不跳广场舞,我在锦龙跳探戈,一个月一百块,便宜得很哩。跳舞必须提气、收腹、踮脚,还得与曲子、舞伴配合默契,一晃时间就过去了,不觉得累,也不觉得乏味,非常享受,一个月就见效。他手舞足蹈,沉浸在对跳舞的怀念中。我真的没想到反差如此之大。肥头大耳,我们会觉得这样的男人一定很二很霸道;西装革履,我们会认为他很有风度,但他们的确是同一个人的不同形态。因了这样的不同形态,在生活中,我们作出了多少误判,酿成了多少遗憾呵。

◇《什么是我的》,美国女作家安·贝蒂所著的中短篇小说集,曾经是我随身携带书。那年游新疆时弄丢了。引以为憾。我以为我再也不

兼得斋夜话

教育指向未来。这个未来包括个人的未来、家庭的未来、国家的未来乃至全人类的未来。

想要一个什么样的“未来”

□杨谓

最近看到某机构公布的小学生艺术比赛评选结果,疑窦顿生。遂与多位从事该行数十年的朋友对获奖作品进行分析探讨,一致认为这次比赛弄虚作假情况十分严重。联想到不久前听人讲,一个全国性的少儿书画赛,展出的作品水平直逼成人角逐的“国展”,真让人瞠目结舌。

“冰冻三尺,非一日之寒。”

近年来,各级各类少儿艺术比赛此起彼伏,表面上看,是艺术教育得到了重视,硕果累累。实际情形到底如何?“热闹”的背后可能是对“未来”的戕害。试述几点理由:

一、频繁的比赛打破了中小学生的原本安静、有序的学习氛围,助长了家长和学生的虚荣心。

二、拔苗助长式的赛前辅导,为迎合各种主题而准备的作品,常常要成人越俎代庖,须要参赛学生临时抱佛脚。违反教育规律,有百害而无一利。

三、与比赛密切相关的各路成人,“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”。比赛背后的另一场竞赛也随之展开。请托、代笔等丑陋现象悉数登场,其中代笔及变相代笔的做法,对学生心灵成长、未来“三观”的养成危害尤大。

四、重视参赛学生的艺术培训,做大做好这一个“面子工程”,忽视或损害绝大部分学生本应享有的接受正常艺术教育的权利。

朱永新先生在《艺术教育成人之美》一文中提到: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过去的“读、写、算”这三大支柱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三大支柱:同理心、创造力、批判性思维。创造力跟艺术教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用美育、艺术教育来构建我们的教育体系。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关注和培养学生生命的宽度和高度,艺术教育无疑与人生命的高度有关。假如我们任由本文开头说到的那类展览泛滥,那么我们的创造力教育、生命之上教育的底盘就会松动、走形甚至有被倾覆的危险。

教育指向未来。这个未来包括个人的未来、家庭的未来、国家的未来乃至全人类的未来。如果把全人类比作一棵大树,国家和我们周边的社会就好比大大小小的枝干,个人和家庭则是一片绿叶。假如枝干被摧折,叶子也不可能独葆青绿。

扪心自问:我们究竟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?

会和她相遇了。却在儿子的背包里发现了一本新的。1999年2月,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二次印刷。

◇每一次的相聚,都是伤感的告别。我们每天都在告别,告别青涩,告别他人,告别好消息告别坏消息,告别此在,告别自我。在告别的声声叹息中,我们拥抱着虚无也反抗着虚无,接近了现实,也超越着现实。

◇新笋子,新粽子。每年仲春季节,大姐都给我送来糯米香。亲情是具体而微的,又是非特质的。他缝合着我们的身心,我们的呼吸,我们的乡土记忆,我们日渐涣散的目光;他要我们时时驻留,蓦然回首。

◇意外接到来电,原来是老同事老大姐,现南京师大文学院博导魏南京老师。一别二三十年啦。她先生李惠薪,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作家,文化局长,当年我出海体验生活就是他安排的。如今他成了玉石专家。她说他们非常想我,邀我去南京做客、讲座,参观他们设置在无锡的玉器博物馆。有人想着是幸福的,想念他人更幸福,只是我们常常羞于表达。“当你老了。”诗人又要咏叹了,“每次我都呼唤你的名字——”可惜那时我们的呼唤自己都听不见了。

◇梅西为什么是永远的英雄?因为临门一脚时,别人的腿就发软。

◇人生处处是遗憾。最大的遗憾则是揣着糊涂装明白。如果早点明白现在才明白的事,我们将会怎样呢。

◇我愿做那颗黯淡之星,丝丝缕缕的光亮,只要照见我自己,也就心花怒放了。

◇再荒芜的土地,春天也会芳草萋萋;种子与土地无法选择彼此,却可以选择不屈地共同孕育,为了证明

当我们无法折腾时

□罗望子

彼此。

◇尴尬的是朋友送你的书,你遗失了,还让他发现了。更尴尬的是见面后,他再次送了一册。

◇你是毛毛的座椅。看见你,我就想起他。毛毛离开我了。沙发,也由牛皮换成了小叶红檀。怎样安置你,一直是我的纠结。所有的玩偶,都摆脱不了被遗弃。我想改变你的命运,就只能和你一同消失。

◇死不瞑目的人,都是心事太重的人。死不瞑目的人,都是事业未竟的人。死不瞑目的人,容易让人焦躁,瞧不起,或者敬而远之。死不瞑目的人,活得很累,很烂,也很享受。对于这个世界,死不瞑目的人,比我们更了解,也更留恋。

◇孩子,我知道,你想找到的是在你生命中,永远支持你永远与你一伙儿的那个人,但你想过没,你会一如既往地支持他(她)吗。

◇在你阅读卡夫卡的那些时刻,卡夫卡就是你的卡夫卡。我们都有一个卡夫卡。无数的卡夫卡,从他的书信、日记、随感、寓言、静思、绘画、小说及其断章中涌现出来。每一个局部,都丰厚着他的全部。我的卡夫卡潜伏在我的小说里。我的多部作品中都有一个K。我记得库切有部长篇小说,叫《迈克尔·K的生活和时代》,这说明库切也有他的卡夫卡。卡夫卡的小说里只有一个K,其他人则以身份命名,不是司炉就是医生,不是猎人就是教师,不是军官就是饥饿艺术家,不是女歌手就是土地测量员,他们都是K的化身。我的小说里,有K,也有具名具姓的人,就这样,他们拥挤呼吸在一起。K是虚拟的,别人是真实的,但间离效果却使我产生了恰恰相反的错觉。

◇睡觉流口水的人,绝非沉睡的

人,亦非装睡的人;睡觉流口水的人,是容易叫醒的人,更是心无挂碍的人;睡觉的人流口水,是为了激怒失眠的人。

◇人们永远无法站在同一条河流里,却常常掉进同一个陷阱。

◇梦是最准确的现实。不会做梦的人,苟活在别人的梦境里。

◇那盆不知名的花枯萎多时,一直欲扔未扔。兴许是获知了自己的命运,她赌气般地顽强盛开。扔不扔呢,忍不忍?纠结只为花干骨。

◇为何总有人作恶多端屡教不改?因为他们正是恶的表现形态,宛如善有善的表现形态一样。善与恶,都从属于美。美是善与恶的善一体,而爱是善减去恶之后,剩余的那一部分。

◇宿醉后,到何盈记吃早餐,其实只需一元钱。一碟雪里蕻,一斗碗绿豆粥,舒服死了。一位年轻的妈妈推着童车过来,坐到我的桌旁,嗲嗲地逗我家小白,她说一句,她宝宝也学一句。小白则乖巧地配合,摇摇尾巴,或者“汪汪汪”。“还要什么?”女胖子边盛粥边问。我不得不点了一只萝卜丝包子,咬一口就丢了。但好像不多花这两元就是一辈子的对不起。

◇在路上,我们走着走着,常常会忘记初衷。比如我买啤酒,完全是因了家里拥有带把手的啤酒杯。那些年,为了凑齐一套赠品杯,她不停地从超市往家成箱成箱拎酸奶。来不及吃,常常过期。为此她又把酸奶二次发酵,重新酿制。可惜赠品已从啤酒杯换成了玻璃碗。再后来,连碗也没了,她喝酸奶酿酸奶的习惯却保留下来。现在,只要她一拉冰箱门,小白就飞奔过去,等着陪她喝呢。为了啤酒杯,或者为了别的什么,或者什么也不为,我们常常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,于是生活才有了一点新鲜和温度。



晨曦 吴有涛摄

有个男孩,听到这首曲子就会想起那年夏天,补课结束的夜晚,穿过长长的没有路灯的巷子,悄悄拉起她的手,她把MP3的耳机分给他一只,听到的正是这一首。

月光云海

□江徐

筑专业。如今从事一份建筑行业的工作。再次听到这首曲,发现自己的音乐梦就像天空之城一样——不复存在。

有人想起十多年前,在家乡——一个小县城,街上有块电子广告牌,每天下午播放广播,五点定时播放这首曲子。在家的日子,他每天都会站在阳台上静静听曲,看周围的墙面被夕阳染成金黄色,看天上流云。那份宁静,让他觉得时光被定格。

有一个同样失眠的人,凌晨四点入睡,梦里的湖水好清澈,有个声音告诉她,想要获得什么,就得失去些什么……最后,她在这首曲声中醒来。

有一个女孩每次听到这曲子,就会想起小学时光。每天,手机闹铃一响,妈妈开始做早餐,她赖在床上迷迷糊糊听铃声,心想也许妈妈也喜欢听,所以才不关掉。如今,她已上大学,妈妈白了发,偶然听到这曲子,瞬间回到童年那些早晨。无独有偶,另一个人更敏感,听到这曲子的一段,会莫名想起上小学的早晨,喜欢赖床,爷爷一步一步走上楼梯,轻声叫他,等他醒了才开灯,那份小心翼翼的关怀。

有一个女孩回忆,初中时和同桌关系特别好,一次音乐课上得知他会弹钢琴,他问她想听什么,她说《月光云海》。他弹得断断续续,她开玩笑说他毁了自己童年,得赔一个。高中时代的某一天,突然收到他来信:欠你的童年,我来还了。

有个男孩,听到这首曲子就会想起那年夏天,补课结束的夜晚,穿过长长的没有路灯的巷子,悄悄拉起她的手,她把MP3的耳机分给他一只,听到的正是这一首。晚风,槐花香,星光点点,两人聊着迷茫的未来。

同一首曲子,对有些人来说,珍藏着童年和青春的轻盈回忆;对另一些人而言,却封印着沉重的离别之情。有一个男孩说,初二那年暑假,他在房间里听歌,听到这首曲子时,爸爸突然推门进来说外婆不行了。之后每次听,都会想念外婆。这首曲子,还是一个人爷爷葬礼上的音乐,又是另一个人父亲葬礼上的音乐。人间聚散,离合悲欢,不过是一场云来云往,云聚云散。一首歌曲像一粒胶囊,封存记忆和感受。

读陌生人的故事,温暖的,失落的,逝去的,陪伴身旁的,走散天涯的……像走在梦的边缘,甜蜜着他们的甜蜜,哀愁着他们的哀愁。人间种种切切,不正如水晶球,晶莹剔透,如梦如幻,恒久又易碎?我也常常囿于其中,沉沦重重叠叠的梦境,时哭时笑,梦幻颠倒。当音乐响起,心中一念清静,似乎又跳到水晶球外,以平常心欣赏水晶球里的风花雪月,旋舞旋歌。不管怎样的幻影,都很美好,都很美妙,因为那些,都是人生的风景。

因缘拨弄,这首《月光云海》赠予我的记忆是:2022年中元节,在一个人的歌单,随心点开这一首,音量调得很小,循环播放,上万条留言浏览过去,穿越千万陌生人温暖、惆怅、哀乐夹杂的梦境。以后,每次听到这首曲子,我会想起这样一个安静又辽远的夏夜。



记得是2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,从南京至厦门的火车上,我戴着耳机,聆听一盒序曲集,印象最深的便是这首《1812序曲》。青春岁月里的旅行,诗意无限,关于音乐的想象无限。

“炮声”齐鸣 万民欢歌

——柴可夫斯基《1812序曲》赏析

□木火

雨夜。居家。独自聆听柴可夫斯基的《1812序曲》。妻子回家,正听到音乐的高潮处,顿时怒气冲冲地走到音响前,果断关掉:“音乐这么闹,听得我头都要炸了,这么晚不怕吵了邻居?神经病!”妻子的话虽然带着情绪有点夸张,不过当年那首乐曲首演时,柴可夫斯基才是真正的夸张,他在演奏会现场拉来了真正的加农炮,将炮声和教堂里的钟声融入音乐之中,同样招来了“不伦不类”“耍猴戏”之类的不堪评语。就是老柴自己也并不觉得满意,在他给他的资助人和朋友梅克夫人的信中说:“这首曲子将会非常嘈杂而且喧哗,我创作它时并无多大热情,因此,此曲可能没有任何艺术价值。”而我聆听的这张C D,也是运用了真正的大炮,那火爆的录音是发烧友所喜欢的,或可成为他们曲目中最佳的音响测试片,不喜音乐的人自然受不了那般强烈的“轰炸”。当然,让我着迷的并不是那火爆的录音,而是音乐中壮阔的行进和胜利的辉煌。

《1812序曲》,这个简单的曲名却会让人困惑。首先得从1812年说起,那一年,拿破仑调集了60万军队大举入侵俄罗斯,进迫莫斯科时,俄军司令库图佐夫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,下令撤退居民,焚烧粮食,积蓄力量,伺机反攻。最终在这个寒冷的冬天,法军在俄军的反攻下一溃千里,只有2万多人逃了回去。这首乐曲要表达的就是这场伟大的胜利,讴歌伟大的俄国人民。序曲,本是歌剧、舞剧等开幕前演奏的短曲,亦称“开场音乐”,后来向音乐会序曲发展,并演变成单乐章的交响诗形式。《1812序曲》算是音乐会序曲,首演于1882年的莫斯科艺术工业博览会开幕式,在新建的救主基督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,演出盛况空前。救主基督大教堂毁于1812年俄法战争的炮火,所以,这首序曲想来有着庄严重生的深意吧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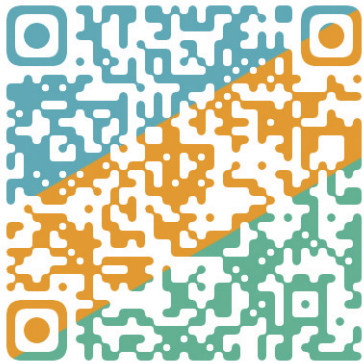
乐曲的序奏肃穆而宽广,沉缓而辽远,其旋律出自俄国古老的赞美诗《主啊,拯救你的子民》,听得出慢慢逼近的危险与渐趋严峻的形势,听得出俄国人民对上帝虔诚的祈祷和对和平深沉的向往,一股力量也在悄悄地汇聚。一声定音鼓后,沉重的低音乐器发出庄严的呼号,音乐逐渐加快、加重,最终演变成了一首骑兵进行曲,圆号吹奏出轻快的骑兵主题,弦乐紧跟而上,有如千万民众奔涌而来。

接下来的呈示部主部主题则像是千军万马奔涌前行的壮阔场景,快如旋风的旋律,音阶的上行下行,尖锐的切分音,表现了敌我双方的激烈战斗。音乐中反复出现了《马赛曲》的曲调片段,刻画出法军入侵的猖狂与凶残,俄军抗敌的艰苦和对和平深沉的向往,一股力量也在悄悄地汇聚。一声定音鼓后,沉重的低音乐器发出庄严的呼号,音乐逐渐加快、加重,最终演变成了一首骑兵进行曲,圆号吹奏出轻快的骑兵主题,弦乐紧跟而上,有如千万民众奔涌而来。

短暂的欢舞之后,又是激烈的战斗。在这展开部中,《马赛曲》不再耀武扬威,而是渐次减弱,时断时续,支离破碎,预示着侵略者必败的命运,而俄罗斯人民同仇敌忾,奋勇还击,节节胜利。宽广的副部主题再次响起,深情的旋律在蓄积力量,发起最后的进攻。连续数声炮响,吹响了大反攻的号角,紧接着,音乐转入暴风骤雨般的下行乐句,形象逼真地描绘最后的搏斗和敌军的溃逃。

音乐的尾声极其辉煌壮丽,《主啊,拯救你的子民》的旋律再现,却变得庄严而宏伟。钟鼓声齐鸣,嘈杂却具穿透力,洋溢着一片胜利的喜悦与光荣。经受过战斗洗礼的骑兵进行曲显得更为雄壮,不禁让人骄傲地回忆起激烈的战斗、英勇的冲锋。随后,一个庄重、有力的主题响起来了,这是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歌剧《伊凡·苏萨宁》的终场合唱《光荣颂》的主题,震耳欲聋的十一响炮声和教堂的钟声也相继响起,乐曲在万众欢腾的节日气氛中结束。

记得是20多年前的一个深秋,从南京至厦门的火车上,我戴着耳机,聆听一盒序曲集,印象最深的便是这首《1812序曲》。青春岁月里的旅行,诗意无限,关于音乐的想象无限。尤其是在那骑兵进行曲的激荡中,映着窗外一片片掠过的美景,胸中豪情顿生;还有那段宽广的副部主题,倏忽钻入我的心灵——那不是人民的欢歌吗?在那深情的旋律里,感觉到了祖国的伟大、人民的伟大。怪不得,苏联作家高尔基称赞《1812序曲》:“这首序曲是深具人民性的音乐。”于我,并不是理性的判断,而是直观的感受。不知道众多的发烧友们,在聆听这首乐曲时有没有这样的美妙、真实、深刻的感受。耳朵听到的是华丽的声响,钻入心灵的才是真正的音乐!



扫二维码听音乐